

李映碧公餘錄卷二

理署偶筆

鏡蕪集序

武闈墨卷序

閩闈詩一房殊卷序

浙闈詩一房殊卷序

刻板貢卷序

哀矜錄序

林如虹制義序



王芳洲公餘草序

善戰者服上刑辨

吳三娘傳

李舜傳

閩闈紀異

浙闈紀異

痘神紀異

跋袁生丹六合刻乙卷

補劉無雙與王仙客書

日終

李映碧公餘錄

理署偶筆

昭易李

清著

門人陸雲龍訂

○○○ 鐘蕪集序

夫選文者之別文于闈也。猶簡詩者之鐘詩于亭也。夫以飛泉亭之詩板百餘。而所剗既多。僅留巫山亭一首耳。乃欲以是為選文者律。無乃曲高而和寡乎。是不然。蓋世儘有偉文燁製。調矜陽春。而忽雜以下里之俚篇。則作者雖貴。紙于洛陽。而選者半供覆于酒甕。故言選者。須得乎鐘之意耳。予

兩入浙闈。謬竽舉貢衡文之役。而皆與

黃元公先生共事。元公慧眼既高。婆心更熱。然其

意。總以鏟蕪。搜奇為主。故其萃之。狄籠者。芟艾寶

蘭。所留盡香草也。予與同事諸君子。約將羅兩浙

之殊英。而搜諸房之逸雋。于是盡出落卷。聽元公

簡拔。其為糠粃之颺。而瓦礫之汰者。每房數百卷。

瞬息便盡。如疾風捲籜。掃不踰時。其摘而置之案

頭。則皆桂林之數枝。而崑山之片玉矣。昔上官昭

容之評詩于樓也。拋若蝶翻。墜擬花落。存者得二

耳。予顧元公而笑曰。昔日樓上之韻。其即今日闈

中之韻乎。今高朱兩生之共為丙墨選也。亦韻事

也。高生字錫馨。予初拔之闈中。擬作經魁。止因卷

面割截。字號參差。為彌封所誤。遂還卞璞。適朱生

全古亦自金陵策蹇歸。全古博物君子。予拔貢所

取士也。其既得而旋失。亦與高生所苦同。于是合

辭以請曰。夫鑿乎鏡。可以別形。而師夫馬。可以得

路。遊于羿之殼中。而不中者。敢云命也。當以殼外

之同負。而觀殼中之全勝耳。時即袖出一冊。分為

如是便得
真文字

快事

二帙其一帙為英聲篇蓋取司馬長卿傳中蜚英
聲騰茂實之義其一帙為進孰篇蓋取張博望傳
內進孰于天子之義夫淄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
之難矣猶曰雜味而殊體耳相馬如寧王而決千
里于纖塵則價之高下迥焉兩生者其亦精同嘗
水而晰若相馬乎將有曹劉之諧不必同局潘陸
之麗不必共情陶謝之工不必合體而諸卷之紛
紛呈色者且爛踰五隊矣想覽者遇此雖不必如
小宋之陳笙鼓列紅粉伸紙吮墨以續唐書而但

文固不可
一律求

收老

取是以快漢書之讀則光發偉文與酣燁製當有
如子美之一斗非多而共推韻事者乎初兩生欲
名之曰公餘集然而見獵猶喜踰時不鮮奇花藻
羽入目而眩恐無實者難居其名矣因放薛能鑿
詩之意更其名曰鑿蕪集以不沒兩生之苦心云
夫蕪鑿則英者集矣是可進孰于天子矣

局度委蛇神恬氣靜宛可挹其休容

蕪者平舊之所詭託也蕪剷則新色見矣宜乎
關中所取者皆佳士也

○○○刻武闡墨卷序

夫文武之互用也。猶左右手相為倚也。自夫以馬上得者。不能以馬上治。而匡坐論道之儒。遂欲陵介冑而上之矣。然則武之畸輕也。果時為之乎。蓋絲今之習。為韜鈴家者。終纓弗請氣。既不雄于尺劍。而江花弗燦。藝又不工于寸管。則止取文人吐果之核。棄藥之滓。以為巧拾青紫之具耳。及一遇赤白交馳。時而蓄縮。怖急者。忽作病婦弱子狀。于是握麈操觚。輩咸起而訕笑之。鄙薄之。噫。孰非武

士戰者士自賤

學步失故武

文士不可
無此期許

人之自取乎。而吾更有以責文人者。則請以宋之
虞彬父為法。當采石一戰。竟不難摧勁敵于裊張
之際。而大功反出儒生手。茲之功成。克敵者誰也。
顧不自為訕笑。自為鄙薄。而徒持苛語以繩人乎。
夫倥偬之場。固非一肉食者能坐了耳。此

明天子所以切廉李之思。而拔勇一途。且與弓矢
並列也。今之以論策取士者。不又依然文家氣習
耶。而予曰不然。夫孫仲謀之于呂蒙也。則勸其涉
獵書傳。而始不以吳下之阿蒙老。即才如岳武穆。

天下固未
有鼠而能
虎者

而宗汝霖猶語之曰。將不知書一夫敵耳。今諸士
論策具在業筭。不竭邊而囊可發。陸矣。今而後將
以春華是競者。徒博一西班牙學士之虛名乎。夫畧
暗風雲。而管豔月露。終是文人之牛後耳。恐向之
訕笑鄙薄者。又不旋踵而胡盧其側也。噫。投筆橫
戈。豈異人任。夫用之則為虎者。正欲其不用。而人
思為虎也。乃不用則為鼠者。尤恐其用之。而人仍
為鼠也。諸士而中立鼠虎間乎。宜傑然有以自命
矣。進而求之。更有人焉。邇者奴寇耽耽。需人亟矣。

安得衡文棘闈。而有如郭汾陽者。出而應之。與則熊羆之選。亦桃李之榮也。夫諸士起家。既與汾陽同。盍亦思所以媲美前人乎。予且日切分榮之想矣。

武士自有武士本色。當濟之以文明理達勢。以壯其膽識。不在襲士人之趨步。咕咏以自衰其氣也。文人牛後。良足痛心哉。今日者。又將馳文士而弓矢。虞允文之破金亮。于忠肅之却也。先果躬一矢之遺乎。驅萬人敵為一人敵。武士失其為武士。恐文人又失其為文人。漢祖以狗功先發縱耶。

虎鼠之說。足以激厲武臣。成功克敵者。更足以激厲文臣。而自期應不小矣。

八閩詩一房殊卷序

夫文猶兵然奇正相生而已而以語于今日之闈
 中則難何也士子以有盡之精神而多其藝以困
 之復嚴其期以促之莫患才多畢竟長袖善舞耳
 弗云倖售終須一鳴驚人耳自夫牛鬼蛇神者每
 說之以為奇而于是有進其臯烹蛙炙以為可廁
 餐羹酌玄之席者曰吾將求正焉可乎余入闈後
 即與二三同志共矢謂多才每櫝于多忌而愛士
 不如其自愛者此今日通情也夫角端能言人爭

善舞者下
 其缺于介
 以人者月
 以奇見
 矣

多忌自愛
 必蓄積而
 不能收奇

陳大士曰
取奇而去
其取正
而去其
則向正皆
避矣

駭之。其固然耳。彼牛之誕麟。以志瑞也。而余之惘
惘者。將無與少見多怪之里人。共為咋舌之驚乎。
嗟乎。幾何不使狄籠之。英咸抱泣于沉淵也。蓋文
之變化。固非一道矣。比之木。則蘭菊殊候。何妨並
妍。比之物。則鴻燕異質。愈見雙美。今將令汗漫者。
黜而詰。偃者屏。則曰。是苗之莠。而鶴之鶩也。而或
收其枯。齋淺俚者。以備入穀之選。將無不玉樹而
受草乎。不靈禽而斥鴳乎。然則真才果若是寥寥
耶。非無才也。徒知儉歲之禁。嚮已盡人間之至味。

而俾進江。鯉而剝荔枝者。反不得列珍錯于綺筵。
是淺之乎。言文者也。則舉以槩閩焉。可矣。閩中詩
義為盛。余所閱者。幾五百餘卷。而葩經則拔其六。
乙卷亦如之。又兩孤經。各以引嫌為辭。于是書義
聽採于各房。而戴經則拔其一。麟經亦如之。又主
司以真才難遺。恐其為玉之泣。而珠之遺也。于是
又有搜落卷之役。而葩經則拔其一。戴麟兩經亦
如之。彙之。共得正卷十一。而擇其乙卷之佳者。付
之劊劊氏。余有雷煥也。安識斗牛間異氣。聊記其

梗槩俾夫舍奇而趨正者無錯而入之乎庸焉耳。今遵功令者類侈成弘不知成弘意醇格正而色已陳矣不善學之必入于庸不令趨正而入于庸正程士第一義。

國家借文字以收士將需其用也其文庸腐其人可知誦孝經以祈賊退不擒二毛以坐敗其師如是寧濟于國唯就聲光氣焰之中以拔奇則自網出珊瑚羅盡麟鳳出其藥籠可以濟世。

○○○兩浙詩一房殊卷序

予癸酉分典閩試得閩士七人今歲復典浙試得浙士亦七人兩國皆鄧林材藪士之挾奇思獻者其才畧亦各相當憶余在闈時得一卷則遙集閩卷而較之以爲此卷似某某卷似此有其淹博相似而醇雅不相似者有其典古不相似而沉渾復相似者要以貴經術而賤時鄙遡淵流而棄支末其智識亦各相當然而閩之文博麗而秀美者多故余所拔者正之數過于奇浙之文秘譎而宏深

六天字

者多。故余所拔者奇之數。又過于正。閩之文如朝
華。初秀而有蒼松古栢。挺植其間。浙之文如秘洞
丹崖。而有日光月華。且耀其上。以浙之奇。合閩之
正。其所得奇正之數。又各相當。然則余之于是役
也。亦可以不憾矣。雖然。正不能不憾。入寶山者。擷
神以載。然俯而循其袖。則兩袖復盈盈矣。採不勝
採。故終置之。夫取才于浙。猶之梔水于河。而取火
于燧也。予是以并列而懸之。以俟後之市寶者採
焉。亦向者閩志也。

慎才心苦

高凝簡貴。筆不輕下。

松奏笙簧。竹搖環珮。致甚幽異。

立論新異
而實確

足以興矣

○○○○刻拔貢卷序

蓋功名者士之新色也。而惟上以新典招。則合開明。沉鬱之彥。莫不鼓新色以應之。而靡然競從其所貴。進士之首貴于唐也。蓋繇唐大中天子始也。夫自長安之微行有駕。而舉子之笑語視于龍顏。且以愛主之貴。而非曲江之雋。終莫近禁衛。尤新典也。故一時科名之盛。人爭艷焉。今者掄貢之役。蓋將矯其輕者。以歸于重。而卽唐宣崇尚進士之意也。夫明經一途。往亦踵故典以行。然廁名諸士。

上重其事
下亦因其
重而氣
鼓

無所芬華黜靈而已。處為借光之貧女嫁，亦儉粧之寡婦，則無明璫翠羽以耀其鮮色，而自憐者人亦不珍。惟上無以優異焉，故也。獨是役也，其典新而隆，既萃多士于棘闈，兩試之矣。且衣冠濟楚，羣列分闈之席，于是別嬙于嫫，剖玉于珉，聽督學使者總裁焉。設今日者，有魚女冠之才，而鬱鬱巾幗乎？未必不覩榜上名，而知羨也。何也？以其新而隆者，貴也。蓋人主之待士薄，則士之自視輕，而他年之圖報也，不重。今之共膺是選者，既彬彬乎泥矣。

畫則薄矣

破書生之陋，而收奇士之效。問誰為請纓之終童乎？問誰為進策之雒陽年少乎？問誰為言端行潔，誤置末第而為親拔第一之公孫長者乎？異日臨軒策之，今天子有厚望焉。願諸士之無自薄也。然尤願諸士無自畫，蓋進士一途，其以錮天下之楚璞，燕蹄而埋于豐城，困于鹽車者，不知幾嘆唾壺之缺。然何以欲破而不盡破也？沿于俗也。是故賢如李衛公，功名盛矣，終以未列清流為介介。而我明三楊，其勳位鴈行耳，然兩相標題者，猶視他

然得一士
奇亦足以
作貢士之
氣矣

此論發人
未及

又被其自
薄自畫

途起家之士奇而微有矜色。諸生之徐展未竟也。將騰驍自命。挺七尺于天壤間。而顧可留李相之恨。抱楊公之慙乎。從此响廢鹿鳴。而馥折杏苑。皆分內事也。雖然。此兩關中墨兵攢列矣。人人自以爲得大將。談何容易。惟志氣遠大者能成吾事耳。夫大樹將軍。口不言勳。卒能收奮翮于垂翅。而肥水捷聞。胡不禁屐齒之欲折。此沾沾者。蓋有以窺其器量之隘。而江左跼步。知不能過。而中原也。諸生若有味于斯。解乎幸無沾沾自隘哉。夫一日未

賦尊鱸。則功名無有是處。而一日未釋蔬躄。則文章亦無有是處。予之以諸生卷刊。而張網收之。又不盡災木付之也。猶未繫以爲是也。今而後願舉予所謂是者。勿遽言是。而于予所未是者。必求其至。是思之。思之。神明告之。將有入董子之帷。而授以江郎之筆者矣。他日者。相與貢家學。而答主恩。其涓埃自慚。而抑抑然未敢遽以爲是者。猶今日也。實其腹。虛其心。斯語也。願諸生刻心焉。無但書紳。

拔貢盛典也。限以每學一人。此不能無嘆留良而嗟貂續耳。然橫絃以收之。吉光亦有片羽。藥言以策之。鉛刀亦思一割。况榜又非止片羽一割之才。膺盛典而興。固知有必然耳。

鼓舞鞭策諸士。其議論之臺臺如長風驅浪波。瀾百出。

哀矜錄序

是謂矜哀
折獄哲人
之刑

予嘗讀史傳。至歐陽母之述。父言以告子者。而不覺惻然心動也。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我與死者俱無恨。夫讀獄而求情。猶讀書而窮理也。要從無疑。覓有疑。又從有疑。返無疑。而後生者不死。死者復生。則于下為情。即于上為不忍。人之心者。是此予叔小有所為。以哀矜錄刊。而援事也。亦以醒心也。夫哀矜。何以示其以罔罔為福堂一語。而人視為死穴者。我認為生門乎。天有雷霆氣。本黯黯而反。

錯莫甚焉

蓋以星雲之瑞色。物有齒角象實森森。而轉覆以羽毛之鮮質。此下輕于入者。上亦重于出。上重于出者。下愈輕于入。而罔空之化。幾曠世而不一覩也。噫哀矜之種子。從此絕矣。而于是有以刻核殺人者。曲直盡碎于周甕。勝負止決于董穀。不得情而刑民所為。有斷而無續也。則哀矜者。惻然一慟。曰無恣殺恣殺者。不祥。而于是有以疑似誤人者。三斗未析乎。康姓兩日。誰辨乎。昌名不得情而決。民所為多。枉而鮮直也。則哀矜者。又惻然一慟。曰

作聰明者
易有之

此哀矜之
正古

無懸斷懸斷者不實。而于是又有以煦濡媚人者。祝網盡解。夫湯而續命。止憑夫李燈。不得情而釋。民所為易犯而難避也。則哀矜者。又惻然一慟。曰無故縱故縱者。數人生而眾人死。夫所謂哀矜者。非無泣罪。豈盡開籠苟可原情。無留向隅。要不沒吾心焉而已。此心或昧。是置其民于犴穴之沉淪也。則為水獄。此心不存。是置其民于暴室之焦灼也。則為火獄。夫水流于罔。可決而墜耳。火延于罔。可撲而滅耳。湯湯者。其在吾心乎。如水益深。不魚

驚而沉淪之何也。炎炎者其在吾意乎。如火益熱。不鳥獸而焦灼之何也。而因有臨穴謳歌者矣。而因有伏屍流血。然後為樂者矣。而因有斬戮盈前。言笑自若者矣。不哀矜而民無生。不哀矜而喜噓。而民且無生而有死。吾將何以欣之。而使躍然就。吾將何以懼之。而使惕然避。則為進一說曰。若思高于公之門。而植王氏之槐乎。慎簡者應得此報。則為又進一說曰。若知殺降者身絕。侯封而洗城。皆子懼巧。伍乎嚴酷者。應得此報。乘其欣懼而入。

司刑者不可有私

人主之哀矜固有限。矜不能偏以見之。矜不能偏以見之。

焉。亦化酷為良之一術也。予叔哀矜錄一刑。意在斯乎。則天下之女子宜讀。問肉刑何以除也。蓋始于緹縈之數言。而先得哀矜者也。為巾幗者。應明是義。則天下之童子亦宜讀。問外黃何以免坑也。蓋本于舍人兒之數言。而暗合哀矜者也。為鬻亂者。應明是義。則以彼夷語。譯我華言。而繇中國以及蠻貊者。皆宜讀。問汴城之百四十萬。何以免屠也。則緣于耶律楚材之數言。而廣演哀矜者也。惟結而侏儻者。應明是義。而或有為之說者曰。彼坑

公餘錄
降之白起。何戮止其身。彼屠城之耿弇。何福延其
後。哀矜之說。固有心違而應爽者乎。夫有施不求
其。皆報而倖免。止道其處。常則試以予叔經史果
報。合之斯錄。而猶殘民以逞。是巾幗之不若。髻亂
之。不若。而椎結侏儻之。不若也。無認福堂而錯遊
寧。望神門而不入。竊謂此一錄也。當與律並行人
置座右。若予小子李曹也。既服膺叔氏之訓矣。敢
不書紳。

一念慈和。遂造羣生之命。不以言語提之。則有
錮之者矣。不極于立言之意。則又有誤之者矣。
合女子小兒夷狄。盡作其哀矜之念。其造福宏
矣。

○○○林如虹制義序

夫文至今日難言之矣。以滉漾潰決之百川而束之兩崖三峽間。故曰難也。然則衡文者將何道之從。惟以其潛中發外者。取乎新芽之簇。與靈根之茁而已。何言乎新。夫剪綵爲花。浮之水上。然于其陳者則易之。正新之解也。而學步則宿。以是爲新。恐初粧無取。于再試而逸。調尚待于更翻也。何言乎靈。夫削木爲樞。置之戶內。然于其膠者則撥之。正靈之解也。而效顰則滯。以是爲靈。恐翻風忽集。

病在持制
而不尋之
理

沾泥之奔而跨鶴轉滋借鵬之請也夫求新而愈以宿求靈而反以滯人亦知其解乎總緣潛于中者無沉精流采之思而謂風雲珠玉可集掖成也噫此故譜耳膠柱以鼓者安得調艷清平而新機與靈心互映乎則竊有賞乎如虹之文矣予初于闈中得如虹卷見其靜不削華綺不傷靡正如朝霞和雪艷射不能正視然光浮字裡而神遊筆先者又何迴風倚水而飄然引人以凌虛之想也豈非所謂標新而吐靈者乎夫嘗鬻一味可識全曲

則因闈牘而窺窻課予信如虹矣如虹胡不自信而今且以疑疑題其稿者則何說也將無疑新者不新而疑靈者不靈乎是不然夫孫知微之畫壁也營度經年終不下筆而及其吮毫揮墨則氣神湧出者有洶洶崩屋勢故欲識崩屋之妙正在經年閣筆時此畫意之通乎文思而可悠然于疑疑之解者也余記構菴時于新靈二字終作望洋返耳然性最善疑故展卷竟日恒裂幅而起每嘆古人有才成七步者何緣夢到即在朋從喧譁間而

所謂持制
中

心存之餘不覺凝然形諸言色也。今如虹之以疑疑題稿深哉其言文乎。不疑則不新。畫眉以擬西子之豔。竟無可似不美。而信其爲美也。疑則滌面而別構新粧矣。不疑則不靈。縷石以象遠山之秀。終成不肖。非工而信其爲工也。疑則窮源而別繪靈圖矣。昔宋儒有云。善讀書者須從有疑。識無疑。又從無疑。覓有疑。是亦疑疑之義也。虛其心實其腹。如虹異日之所就。其殆有未可量者乎。若夫春風匹馬。領袖寰區。則已付諸不疑之何卜矣。

迴眸生態

何遜齋頭梅似雪。隋煬堤上柳如烟。清芬不帶人間色。旖旎還成絕樣妍。

新出于靈非借妍于剪綵。桃花流水。曲曲出其聲光。

○○○王芳洲公餘草序

予俗吏也。頗知吏煩。彼文章一途。其于躬親簿領者。猶庭草之綠。自隨意而去。人日遠也。夫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僅一啓頰而流芬耳。若文爛雲霞。而思窮雕繪。談何容易。恐五臟俱俗于一官。而佳句原非我輩語也。求其不俗而韻者。則無如王芳翁。予以同籍樗材。與芳翁共事明州。見其胸無滯事。而案鮮沉牘。昔謝安石之推轂彪之也。曰人所不能決者。以咨王公。無不立決。予之推芳翁亦然。

山林之口
角多寒能
如是可
無弊

矯枉者恰
得其平

美不在多

山水可以
發人性靈

其治鄞也。優于政矣。乃今讀公餘稿。又何琴調宓
署而筆燦江葩也。蓋文章之為病也。有二。半中于
貧士。亦半中于俗吏。貧士之聞見。隘。沉思所積。正
患軒發少耳。譬如西子之居村也。其點野鬢而移
局步者。終慚大家舉止。故欲益以高華。整秀奕奕。
冠裳之度。俗吏之思想。紛游思所注。正患鋪張泛
耳。譬如楊氏諸姨之鬪隊也。其耀星日而燦雲錦
者。終慚靜女風味。故欲益以瀟疎澹遠。冷冷泉澗
之致。夫度優冠裳而致帶泉澗。芳翁之文。兩擅勝

焉。而今僅以廿餘首行。何簡也。吾聞古人之食雞
醢也。數千而足。閱芳翁文。非才擬士衡而讀之。惟
恐其盡者乎。快一嚼于禁齋。而謂飽日。餒心者。于
是乎在也。恐食醢者之餘涎。猶溢矣。乃芳翁正無
貶乎多也。夫靈芝不盈畝。而明珠不列肆。其盈者
蔓草耳。其列者魚目耳。故讀芳翁廿餘首。而蘭馨
珠耀。犁然雙美。則簡而裕多之味者也。長袖之舞
靡然退舍矣。有文若是。吏豈云俗哉。若予真俗吏
也。生平慨想天台諸勝。而今猶所至。終付夢遊。惟

芳翁之宰鄞也。資其風。亦佐我文章。而所嘖嘖爲予言者。則每及東湖之勝云。東湖去郡城三十里。聞其空明若鏡。春鬱成行。說者謂粧點畧減耳。益之。當不減蘇公堤畔。而芳翁間俗之暇。歲必一再過。且聞宋故相史彌遠實傍湖居。而有女麗甚。終其身擇對不嫁。當年之浣粧而滌粉者。至今香浮一水焉。芳翁日擊之餘。因成心注。而忽溢爲文章。則豈取東湖之烟波水月。萃于筆端。而映發乃爾耶。又豈佳人之剩粉零膏。忽染文人之襟袖。而含

毫運墨時。自覺香飄而韻遠耶。胡文之懸河不竭。而秀色可餐也。夫芳翁故前爲暨令。暨有夷光浣紗處。芳翁曾標石其傍。以記豔事。則又豈流藻于鄞者。實貢芬于暨。乃夷光之感。其意而授之筆。而撮兩地之菁華。以繪一日之文章者哉。昔予之以菴經理寧錄刊也。芳翁實爲之序。才非左賦。而借皇甫之文。以自珍。予愧矣。今之敘芳翁文也。不類鴉點玉林耶。夫海魚龍鮮嘗其一鱗。當有起而爲司空之賞者。予何足以知芳翁文乎。簫韶之响。一

公傳錄
振而鳳獸皆居。儀舞之列。予顧附于儀舞之知音。可也。

文心屈曲。尺瀾中迴。無限紋縠。又似有落花流藻。蕩漾其中。東湖之靈秀。想平分之。故文能爾爾。

嘗讀士人。每恨其卑瑣。有諂氣。而仕宦不免粗疎。如中之持論。二者皆可並馳中原矣。